

中国往事

真实的历史
同样动人心魄



讲述晋朝



王连升
主编

中国往事

主 编 王连升
编 委 于宝华 马俊明 王连升 杜家骥
刘洪涛 张荣明 孙立群



讲述晋朝

山西出版集团 ◆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讲述晋朝/王连升主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3

(中国往事)

ISBN 978-7-5440-4125-6

I. ①讲…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古代史-晋代-通俗读物

IV. ①K23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6649号

出版策划 荆作栋 刘立平

项目主持 赵 峰

责任编辑 邓吉忠

复 审 刘立平

终 审 荆作栋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4035711 邮编:030002)

印 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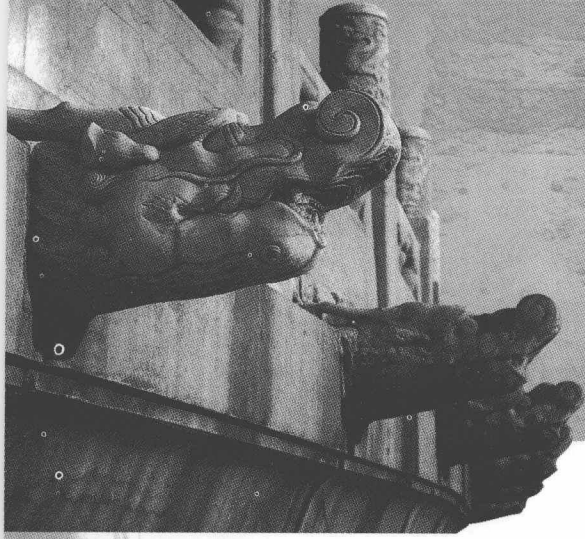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 数 1—7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4125-6

定 价 16.00元



目录

中国往事

“天命”皇帝成了“归命侯”——西晋灭吴	1
肥水不流外人田——晋武帝分封诸王	7
西晋的“全国首富”大比拼——石崇王恺争豪	10
傻人真有傻福气——司马衷与司马攸的皇位 之争	17
傻皇帝有个凶老婆——贾后弄权	23
一家人乱成了一锅粥——八王之乱	30
匈奴人出了个刘皇帝——刘渊反晋	39
从奴隶到将军——石勒征战中原	45
好皇帝是个窝囊废——永嘉之乱	55
带着棺材去投降——西晋灭亡	59
看着堂弟死,自己当皇帝——司马睿建东晋 ...	64
老百姓拥戴的“铁军”——祖逖北伐	67
王敦是个野心家——王敦之乱	72
才高八斗,“嘴”上谈兵——殷浩北伐	79

一代悍将的惨败经历——桓温北伐	82
大权奸的皇帝梦——桓温废晋帝	89
我的地盘我做主——桓玄割据江苏	94
来自贫民区的一代枭雄——刘裕灭桓玄	100
诸葛亮再世——王猛治前秦	107
少数民族少有的一代明主——苻坚统一北方	110
一声叫喊赢来一场胜利——淝水之战	116
西北军阀大混战——秦、凉诸国并立	123
昔有桃园三结义,今日兄弟自相残——石勒灭 前赵	135
后赵暴君的同门相残——石虎凶残无道	141
博大精深的石窟艺术——敦煌、云冈、龙门三 大石窟	147
“书圣”是怎样炼成的——王羲之临池学书 ...	154





“天命”皇帝成了“归命侯”

——西晋灭吴

魏灭蜀汉的第二年（264）七月，吴主孙休得急病而死。吴国外有曹魏军队的威胁，内有交趾（今两广、越南北部）一带的反叛，国人无不期待一个英明之主即位，以振国威。左典军万彧曾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南）当过县令，与孙权之孙、乌程侯孙皓非常要好，他在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面前盛称孙皓之贤明英武，足堪大任，因而在濮阳兴等人的主持下，二十三岁的孙皓继位登基了。

孙皓即位不久，国人就大失所望。他性情残暴，又好酒色，非但不能振兴吴国，而且加速了国内的分崩离析。濮阳兴后悔选择了这样一个君主，但悔之晚矣，他与张布不久便死在孙皓的屠刀下。

为了灭蜀，曹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当蜀汉灭亡后，魏国需要重新积蓄力量，一时还难以迅速灭吴，这使得东吴有了暂时偏安一隅的机会。暴君孙皓也能肆无忌惮地继续自己的统治。

吴建衡三年（271）正月，因有人投孙皓所好，故意说得到了预测未来的“谶纬之书”。书中称：“天帝的黄旗紫盖出现在东南，最终成为天下之主的人，必定是现在统治荆州、扬州的君主。”孙皓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天命”，便在这数九寒天里，率大军从牛渚矶（今安徽当涂北）渡江西行，还带上自己的母亲、皇后、儿女及宫嫔数千人乘车同行，说是要到洛阳去统治天下，以顺应天命。沿途大雪纷飞，道路非常难走，士兵们不仅要穿戴盔甲，携带兵刃，每一百人还要负责拉一辆大车。士兵们又冻又累，不少人死在途中。军中后来竟传开了这样的话：“如果前面遇上敌军，我们就倒戈一击了。”晋武帝听说东吴有大的军事行动，急忙命令义阳王司马望率领中央禁军步兵二万、骑兵三千屯驻寿春（今安徽寿

「天命」皇帝成了「归命侯」——西晋灭吴

县)，准备迎击。吴主孙皓得知前方有大军挡道，自己的部众又怨气冲天，怕继续前进不会有好的结局，这才下令撤退。孙皓的行为就是这样莫明其妙，他不顾气候条件，不考虑对方的军事实力强弱及兵力部署状况，便贸然率大军前往晋都洛阳，并让数千后妃作陪，使人捉摸不透他究竟是去打仗，还是去游玩。

当孙皓在建业醉生梦死时，晋武帝则已开始筹划灭吴大计。泰始五年（269）二月，他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今湖北襄樊）。荆州是个战略要地，占领了这里，再顺流攻江东则容易得多。

羊祜刚到襄阳时，军中没有百日之粮的积蓄。羊祜从长远利益着想，没有马上投入兵力与吴人争城掠地，而是组织人力大量垦荒种粮，还在五个形势险要的地方建立城堡，防止吴军袭击，尽可能多地控制上等土地，使晋军的粮食积蓄越来越多，足可支付十年之需。

羊祜对吴人主要采取怀柔策略，尽量争取人心。他从不搞欺诈及袭击行为，即使与吴人交战，也是堂堂正正地与对方约定作战时间，届时才开战。对战俘予以优待，对敌方阵亡者为之殓斂。曾有部将抓到两个儿童，羊祜将他们送回他们父母身边。后来这两个儿童的父亲带领自己的部众前来归顺了。吴将邓香攻掠夏口（汉水与长江交汇处），被晋军活捉，羊祜没有处死他，反而放他回去。邓香深为感动，也带自己的人投降了。吴将陈尚、潘景在入晋地侵扰时被杀，羊祜厚加殓葬，并让其家属来迎丧，还以礼相送。晋军攻入吴境，如



羊 祜

果收割了吴人的稻谷作军粮，羊祜也命令按收割量的多少计价，用绢匹偿还。诸如此类的事情使羊祜赢得了吴人的敬重，人们提起他，不说名字，而称“羊公”。

坐镇乐乡（今湖北江陵东）的东吴大将陆抗深知羊祜对吴人施以仁德影响的厉害，一再告诫部下：“对方专行仁德，我们专行暴虐，则我军最终会不战自败。今后我们不要为锱铢小利而出兵骚扰，只要保住疆土完整无缺即可。”从此，双方战事大大减少，各不相犯，牛马跑入对方境内，只要向对方打个招呼即可取回；狩猎时，如果发现抓获的



动物先被对方打伤，也将它送归对方。羊祜与陆抗之间也彼此不猜疑，陆抗曾送酒给羊祜，羊祜毫不怀疑地喝了起来；陆抗有病，羊祜派人送去上等好药，有人劝陆抗要小心谨慎，别上对方的当，陆抗则说：“羊祜岂是用毒药害人的小人！”吴主孙皓得知两国在荆州相互友好，大为不满，特派人前去责问陆抗。陆抗答复说：“我不这样做，显得我方穷兵黩武，使对方的仁德更加深入人心，于国家有害无益。”

咸宁四年（278）十一月，羊祜带着未能亲眼目睹吴国灭亡的遗憾，抱病而终。临终前，还向武帝面陈伐吴之计，并把尽快伐吴的希望寄托在中书令张华身上，说：“你一定要完成我的宿愿啊！”另外，他荐举了同样力主出兵吴国的杜预接任自己的职务，去都督荆州。因此，两年后东吴被平时，晋武帝感慨地说：“此羊太傅之功也。”

羊祜死后，朝中为是否出兵伐吴争论不休。以太尉贾充、秘书监荀勖为首的一些人反对伐吴，认为晋军暂时没有足够强的力量吞并吴国。以中书令张华、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及龙骧将军王濬等为首的一些大臣则力主迅速攻吴。

武帝由此最后下定了尽快伐吴的决心。他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为诸路大军筹措并运送粮草军资。武帝又任命贾充为大都督，督统伐吴各路人马。贾充认为伐吴为时尚早，怕出师不利，不愿受命，并以自己年岁太高相辞。而武帝非让他出征不可，说：“你要是不肯受命，我就得亲征了。”贾充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出征，屯驻襄阳，节度各路人马。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朝发兵二十万，分六路大举攻吴。这六路的布置是：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趋涂中（今安徽滁州东南），安东将军王浑趋江西（今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建威将军王戎趋武昌（今湖北鄂城），平南将军胡奋趋夏口（今湖北武汉），镇南大将军杜预趋江陵（今湖北江陵），龙骧将军王濬、日东监军唐彬率水军自巴、蜀顺长江而下。

诸路人马中，王濬、唐彬所率水军是主力。咸宁六年（280）正月，他们从成都出发，直捣丹杨（今湖北秭归东南）。

二月，王濬挥师连陷西陵、夷道（今湖北宜都西北）诸城，斩杀东吴将士众多，吴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宜都太守虞忠、监军陆晏均成了俘虏。吴平西将军施洪等眼看抵抗不住晋军攻势，也缴械投降。

当王濬进攻乐乡时，杜预率领的大军也已逼近江陵。杜预先遣精兵八百人趁夜色悄悄渡过长江，在巴山（今湖北松滋北）燃起一堆堆大火，并虚张声势，在那一带插上许多旗帜，像已有千军万马占据了江防要地。吴人非常纳闷，感叹说：“晋军简直是飞过长江的，让人不知不觉就占领了我们的要害之

地。”吴军由此惶恐不安，斗志大大削弱。杜预又命牙门将周旨等率军埋伏在乐乡城外。乐乡城中的吴都督孙歆出战王濬，遭到失败。当他率败兵逃回乐乡时，周旨也带伏兵装扮成吴军士兵，尾随入城。然后在孙歆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其活捉，悄悄押回杜预营中。晋军将士对杜预的谋略都很赞赏，称他“以计代战一当万”。

驻守江陵的吴督将伍延在晋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假装请降，却把精兵埋伏在城上的矮墙后，准备等晋军入城时，发动突然袭击，以便以少量兵力趁乱取胜。但杜预识破了他的计谋，没有受降，发兵猛攻，很快夺下了江陵城。由于杜预足智多谋，吴人对他既怕又恨，因而在江陵城内外长有结块的大树上削去部分树皮，题上“杜预预”几个字；又在狗脖子上系着剖开的葫芦瓢。原来杜预脖子上长了一个较大的肉瘤，吴人借此侮辱杜预。江陵城攻破之后，杜预把所有参与这种事的人处死，以泄心头之愤。其中被冤枉而死的人有不少，在这件事上，他是干得过于残忍了。

武帝在频频得到捷报后，再次下诏，命令：王濬、唐彬继续顺流东下，与已经攻克江安的胡奋及逼近武昌的王戎会师，共同攻克夏口、武昌，然后直扑吴都建业；杜预则挥师南下，平定荆州以南的各州郡；大都督贾充应从襄阳移屯项县（今河南沈丘）。

这样，王濬、唐彬在得到杜预补充的一万七千名士兵后，又与胡奋联兵，攻破夏口，尔后带着胡奋补充给他们的七千士兵，在王戎部将罗尚、刘乔的配合下，攻克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等投降。过了武昌，唐彬又得到王戎补充的六千士兵，这样，王濬、唐彬率领的水师总人数多达八万，战船满江，兵甲耀目，气势极盛。

王濬、王浑、司马伷各自率领的军队离建业越来越近，一向不以国事为重的荒淫皇帝孙皓这才惊慌失措。他命丞相张悌督统丹杨太守沈莹、副军师诸葛靓率吴军主力三万人前去迎战。这支队伍到达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长江边），沈莹提议驻扎于此，他说：“晋军在蜀地训练水师，准备船只已有多多年，而我们长江沿线各要镇长期没有戒备，加之过去独当一面的名将现在均已故去，必定阻挡不住晋军的进攻。晋军水师迟早会到达牛渚，我们借这里的险要地势与之决一死战，若取得胜利，则长江西岸的晋军都会被镇住，那样的话，还可能趁势夺回长江中上游的控制权。我们如果不守住这里，而是直接渡江西行，一旦失败，国家的覆亡就不可避免了。”张悌不同意他的看法，感慨地说：“东吴将亡国，这是老少皆知的事情。我们守住牛渚，一旦晋军到来，我军早已丧失了斗志，根本无法与之抗争。现在只有渡过长江，去与对方进行决战，败了，

我们同赴国难而死，值得；胜了，可赶走江北晋军，并趁势回师攻晋军水师，必将打败他们。”于是，张悌率军渡江，先围王浑部将张乔于杨荷桥，继而与晋将张翰、周浚对阵。吴军最初取得小胜，但随后在冲击对方军阵时失利，一处战败引起各部人马依次崩溃，将帅制止不住，加之张乔在后面夹击，吴军最后大败于板桥。当时，诸葛靓率五六百人向外突围，他特意去迎张悌，但张悌不肯离去，坚持要以身殉国。诸葛靓没办法，挥泪而去。才走百余步，他再回头时，张悌已被乱军杀死。

王浑力克三万吴军，兵势极盛，扬州别驾何惔劝他乘胜跨过长江，直捣建业。但王浑却信心不足，不肯奋兵独进，而按兵停留在江北，坐等王濬的到来。这时，武帝又下一道诏令，让王濬到达建业附近后要受王浑的节度。但这道诏令尚未传递到王濬手中，王濬的军队便已到达了三山（今江苏南京板桥镇附近）。王浑派人与王濬联系，让他到江北与自己共商攻城之计，而王濬不予理会，他对来说：“船队现在顺风顺水，不能停住，正应直趋建业。”



杜 预

王濬率领的八万水师浩浩荡荡直逼吴都，方舟绵延八里，旌旗满江，威势甚盛。吴主孙皓急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

军万余人前去迎敌。但一向惯于水战的东吴水师这时却已军心涣散，节节胜利、步步进逼的晋军的强大攻势，早已使东吴兵卒魂飞天外。张象深知在这种情势下要与晋军抗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未作任何抵抗，便率军向王濬缴械投降了。这样，建业城外没有了足可抵抗一阵的吴军，建业城门实际上也就向晋军打开，只等王濬等人进城了。

孙皓眼看实在无兵可用，他只好接受大臣薛莹、胡冲等人的意见，分别遣使到王濬、王浑、司马伷军中，表示投降。

吴国灭亡之后，晋武帝改元太康。他赐给被押送到洛阳的孙皓一个带有欺辱性的爵号：“归命侯”。又召集文武百官及周边各族各邦使者，举行盛大朝会，连国子监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一盛会。吴主孙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迫前来拜见武帝。尽管成了亡国之君，孙皓仍表现出不肯屈服的样子。武帝说：

「天命」皇帝成了「归命侯」——西晋灭吴

“我安排好这个座位等待你来拜见已经很久了。”孙皓答道：“臣在江南也设了这样一个座位等待陛下去朝拜呢！”贾充曾一再反对迅速攻吴，当他又一次将主张班师、停止攻吴的奏章派人送达朝廷时，王濬夺得建业、俘虏孙皓的捷报也同时到京。贾充为此而深感惭愧，不得不回京请罪。武帝因他是开国元勋，仍让他担任太尉。此时，面对俯首称臣的孙皓，贾充也想当众表现一下，揭揭孙皓之短。他问：“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面皮，这是对什么人用的刑？”孙皓反唇相讥：“臣子对君主不忠，甚至谋杀君主，就要受这种刑罚！”贾充听了哑口无言。原来昔日司马昭试图篡魏称帝时，贾充曾亲自下令刺死魏帝曹髦，犯有弑君之罪。他最不愿别人提起此事，而孙皓偏要当众出他的丑，使之十分难堪。

孙皓在洛阳再也不能摆帝王威风了，他受到屈辱，精神痛苦不堪。被俘至洛阳的当年十二月，他便一命呜呼了。这个残忍荒淫、祸国殃民的暴君，最终得到了他应有的结局。



肥水不流外人田 ——晋武帝分封诸王

魏末，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进行了十多年的权力角逐。魏明帝死前，托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此后，以他俩为代表的两派势力彼此防范，明争暗斗，到嘉平元年（249）正月，司马懿突然发动高平陵政变，杀曹爽及其党羽，司马氏集团才占了上风，控制了朝政。此后十余年，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任宰相，掌握中央禁军，把魏帝当成傀儡，军国大事概由自己决断。尤其是在司马昭“辅政”时期，他与亲信党徒谋划篡位，竟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地步。就在这权势如日中天之际，他不禁要思索，曹魏为什么会衰落？司马氏是如何兴盛起来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曹魏没让宗室皇亲出镇各地，缺少拱卫中央政权的屏藩，当外姓人篡国夺权时，没有可以用来保卫国家的可靠力量。有鉴于此，司马昭开始酝酿分封制，以防司马氏已有的权势遭到异姓人侵夺时无人奋起抗争。他让心腹裴秀拟定分封制度，并于咸熙元年（264）颁布，名为“五等爵”制。

所谓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

咸熙二年（265），司马昭病死，子司马炎继其王位，并在这一年代魏称帝，建立晋朝。为了与帝王之仪相符，司马炎在原来的五等爵之上增加了王爵，使爵位变成了六个等级。诸王中除被降为陈留王的曹奂是异姓外，其余均是司马氏宗室成员，当时共二十七人。司马炎把他们当作拱卫中央、控制天下的支柱。宗室成员封公、侯的也不少。异姓功臣爵位最高的为公爵，如石苞、贾充、裴秀等十一人均封为公。

晋初分封后，许多藩王没有到自己的封国去，而是留在京城任

朝官，他们留恋京城的繁华和生活的奢靡。然而，咸宁三年（277）七月，卫将军杨珧向武帝上疏认为，将宗室成员封为藩王，目的在于让他们坐镇各地，拱卫中央，而现在王公贵族多留京城，镇守要塞边疆的人基本上是异姓将领，对皇室来说，异姓官员毕竟不如宗室成员亲近，不能完全依靠他们。武帝也深有同感，乃下诏让诸王回各自的封国，并将那些担任都督的藩王的封地改在他们的都督区内，于是，扶风王司马亮改为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为赵王，督管邳城守事；勃海王司马辅改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在徐州的东莞王司马伷改封为琅邪王；在关中的汝阴王司马骏改封扶风王。原太原王司马颙改为河间王，原汝南王司马柬改为南阳王。全国各处军事要地，多数安排了藩王坐镇。



司马懿

晋武帝死后，天下渐乱，宗室诸王被委以重任的情况更为突出了。然而，诸王中能征善战、一心辅佐朝廷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或是庸才，或是为私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卑劣之人。由于他们在征战过程中的拙劣表现，西晋后期天下变得越征越乱了。我们从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在关中的所作所为中可以见其一斑。

元康元年（291），原镇守关中的秦王司马柬死后，朝廷任命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当时，西北边疆的匈奴、氐、羌等许多部落纷纷内迁，关中一带少数民族人口多达几十万。坐镇长安（今陕西西安）的司马伦不考虑如何安置各族民众，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却肆意对内迁少数族人敲诈勒索，不仅掠夺他们的财物，而且将他们中的许多青壮年掠为奴婢，加以奴役或转卖。这种暴行激起了各族民众的反抗。元康四年（294）五月，匈奴人郝散率众在谷远（今山西沁源）造反，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两年后，其弟郝度元在关中联合马兰羌、卢水胡卷土重来，攻杀了北地郡（治所在今陕西耀县）太守张损，击败冯翊郡（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太守欧阳建。一时关陇地区形成声势浩大的反晋浪潮。善于搜刮民脂民膏的司马伦此时却手足无措，无法扑灭越烧越旺的起义战火。

晋廷见此情景，不得不召司马伦回朝，调太子太保、梁王司马彤前往关



中，出任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指望他去扭转晋军在那儿的败局，镇压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

司马彤到关中上任后，其残暴程度比司马伦有过之无不及，仅三个月，就逼反了更多的少数民族部众。元康六年（296）八月，郝度元击败了雍州刺史解系，秦、雍一带的氐、羌人纷起响应，推氐族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自称皇帝，率众围攻泾阳（今甘肃平凉西），有众七万。

朝廷见司马彤在关中镇压起义毫无起色，不得不于当年十一月调遣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振威将军卢播等前去协助征讨，受司马彤节度。周处是东吴名将周鲂之子，文武双全，勇猛刚毅，曾任晋朝御史中丞，职掌纠劾违法犯罪的官吏。由于性情耿直，对有罪的王公贵戚，他从不退让，大胆弹劾，司马彤就曾受到周处的纠劾。当周处受朝廷派遣前来关中征战时，司马彤认为打击报复的机会来了，此时，他考虑的不是朝廷的安危，而是个人的恩怨。

齐万年听说周处入关中，说：“周处能文能武，如果他个人有决断权，那将势不可挡；如果他受制于人，则必将败在我们手中。”果然，司马彤必置周处于死地。他强令周处为前锋，率五千人马前去攻打拥有六万之众的齐万年，而且，交战前，周处部下连饭都来不及吃，司马彤便催促出战，还不让卢播等人为后援前去接应。

结果，双方战于六陌（今陕西乾县东），周处力战而死，晋军大败。朝廷为此而责怪司马彤指挥失当，却没有撤他的职。

中书令陈准、中书监张华指出，像赵王、梁王这样的王室贵戚镇守地方要害之地，不会为求功名而奋力进取，也不会因怕治罪而不敢退却。由他们领兵打仗，士卒再多也无济于事。事实正是如此。元康九年（299）正月，晋廷不得不另派积弩将军孟观率中央宿卫兵与关中的官兵一起，去攻打齐万年，并征梁王还朝，让河间王司马颙为镇西将军，接替他镇守关中。晋廷只信任王室成员，让他们出镇各要地，而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能很好地守卫一方，不能成为朝廷的“屏藩”，这是把分封作为晋朝立国长久之计的晋武帝所始料不及的。



周 处

西晋的“全国首富”大比拼

——石崇王恺争豪

西晋司马氏政权是以世家大族为其统治支柱的，不仅司马氏本身是门第显赫的望族，任中央和地方重要官员的人，也多出自世族。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处于垄断地位，在经济上也被赋予了种种特权，这样的待遇和环境，使他们志盈心满，骄横跋扈，贪得无厌，

穷奢极欲，纷纷以富豪相尚，形成谁最铺张奢侈，谁就最受推崇的腐败风气。石崇与王恺争豪斗富，便是当时统治阶层生活奢靡腐化的典型事例。

贵戚豪右之所以竞相骄奢淫逸，与晋武帝司马炎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

武帝对纸醉金迷生活的追求，在他统治后期日甚一日。且不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用以祭祀祖先的宗庙有多么气派，仅看他那豪华宫殿中某些希罕的装饰物，就足以令当时的人大开眼界。一次，因病怕风的朝臣满奋进宫见武帝，看到北面的窗户好像缝隙很大，不禁直打冷战。武帝见他这副模样，哈哈大笑起来，并告诉他，窗户上安装了国外进贡



晋武帝羊车选幸

的透明刻花玻璃，看上去有很多缝隙，实际上却密不透风。满奋听了很不好意思，说：“小臣就像江东怕热的水牛，看见月亮也以为是见到了太阳，直喘粗气，实在是少见多怪。”

武帝生活荒淫也是出了名的。泰始九年（273）七月，他下诏选择公卿以下至平民百姓家的女儿以备后宫，挑选未完，不得出嫁。当时，宦官乘坐专车奔赴各州郡，广选美女。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等高级官员的女儿，均入了后宫妃嫔之列，至于州郡长官及其他名门望族之女，入后宫者更是不计其数。每当选美使者到来时，年轻女子往往弄脏弄破衣饰，将容貌扮丑陋，以避免被选上。那些已经入选宫中的人，也往往悲痛欲绝。

尽管嫔妃如云，内宠盈庭，武帝犹不满足。平吴之后，又把吴后主孙皓的数千名宫人纳入了自己宫中，以致拥有的嫔妃、宫女总数多达万人。如此庞大的妃嫔队伍，使武帝睡觉前无所适从，不知让谁“侍寝”合适。于是，他乘坐羊车，任由小羊拉着自己在后宫转，羊停到哪个妃子住处，他便在哪个妃子处“宴寝”。对于近万名宫人来说，在这犹如地狱的地方，只有为晋武帝生下儿子，才可能有出头之日，否则，将长期幽闭深宫，随时间的流逝而人老珠黄。因此，当武帝的羊车入宫时，那些宫嫔们就竞相在自己的住所门上插翠竹叶，并往地上洒盐水，引诱羊拉着车上门。

武帝的贪婪、豪奢和淫逸，为大批世族地主所效仿。巧取豪夺，广占田宅，聚敛钱财，成为地主官僚们的普遍行为。而武帝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大加纵容和庇护。王济是武帝的女婿，极为贪婪豪奢。武帝在颁定王济的爵位前，对大臣和峤说：“我打算先狠狠斥责一通王济贪得无厌，然后再赐给他爵位。”和峤答道：“王济性子急，恐怕你难以让他认错。”果然，当武帝严厉数落王济后，问他是否感到惭愧，他梗起脖子说：“我聚敛一点布匹粮食，就遭他人诽谤。他人能使我与陛下的亲戚关系变得疏远，我却不能使这种关系变得更亲近，我只为此感到惭愧！”武帝听了，竟默然无语了。

由于豪奢成风，不少世族官僚的奢靡程度与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兼三公之位的何曾，不仅车帷服饰和庭院住宅穷极绮丽，饮食之精也“过于王者”。他吃蒸饼时，如果饼在蒸熟后上面没有出现十字形裂纹，他就不吃。每天的饮食费用多达一万钱，而他仍时常对着丰盛的食物，直呼“没有值得下筷子的东西”。武帝宴见他时，他也不吃宫廷厨师做的美味佳肴，认为吊不起他的胃口。由于骄奢过度，曾遭司隶校尉刘毅等人的劾奏，武帝借口他是朝廷元老，不让追究，才使他免于治罪。

何曾之子何劭也颇有父风，他的衣物和游乐之具，多得成堆。饮食必尽四方珍肴，天天以二万钱作为饮食的费用，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乃父，时人议论说，皇帝饮食也未必比他强。然而，山外有山，吏部尚书任恺之豪奢又超过了何曾父子。史称，他极尽天下珍饈，厚自奉养，一顿饭花费了一万钱，犹说没有可下筷子的地方，后来竟是因越等级使用皇帝专有的“御食器”而被与自己争权的贾充抓住把柄，并在对方不断进谗言的情况下，失去了武帝对自己的信任，被免官。

再看王济。武帝曾来到他家，见他安排前来侍奉的婢女达百余人，每人都身着艳丽的绛罗服饰，手捧各式各样的食品，盛食物的器皿全是当时非常罕见的琉璃器。在品尝那些珍饈佳肴时，武帝发现一种煮熟的小猪味道非常鲜美特别，便向王济询问其中缘故。王济得意地答道：“这种猪是用人奶喂养的，被屠宰后又用人奶蒸煮，这道菜叫做蒸豚。”武帝得知他如此豪奢，并且有意在自己面前摆阔，心里十分不满，进餐未完便拂袖而去。

王济还挥金如土，当时洛阳人多地少，土地价格特别昂贵。王济喜好玩马，特意花重金买了一大片地作射马场，并在场地四周用钱填成场界，时人称这条界为“金沟”。武帝的舅舅王恺有一头被十分珍重的牛，牛角牛蹄均被擦拭得锃亮，名为“八百里驳”。王济便去与他打赌，看谁能一箭射死此牛，赌注多达一千万钱。

有的贵族官僚既豪奢又吝啬。司徒王戎在全国许多地方购置了园林、土地和用以舂米的水碓，但他视财如命，昼夜都在用计数用的牙筹计算着财产数量，绞尽脑汁琢磨招财进宝之方。因为贪财，所以非常吝啬。女儿出嫁，竟要向他借钱。由于借去的几万缗钱很长时间没有归还，他便牢骚满腹，以致女儿回家省亲时，看不到他的笑颜。直至女儿归还了所借之钱后，他才待女儿如初。他的侄儿结婚时，他送去一件单衣以致贺，待婚礼结束后，他却又索回了这件衣服。家里种有好李树，他时常把李子拿出去卖，但又怕别人得到李树种子，便给所有李子的核上钻个眼。诸如此类事情，使王戎时常为人们所讥笑，人们称吝啬是他的膏肓之疾。

在官僚贵族奢靡比阔的众多事例中，石崇与王恺争豪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石崇父亲石苞曾参与司马氏篡魏的密谋，为西晋的开国功臣，官职累迁至大司马、司徒。死后，武帝亲自主持哀悼活动，并在举行葬礼时一直将石苞的灵柩送出皇宫的东掖门，这在当时的大臣中，是少有的礼遇。作为功臣之子的石崇，凭恃父亲的地位，很容易获得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但他没有完全仰仗于此。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石苞临终前，将家中财物分给诸子时，唯独